



燕昭王召臣甘肅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可得遂乎肅云能去  
滯慾而離嗜愛洗神滅念常遊太極之門今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  
口列女成羣迷心動慮所愛之容恐不及玉纖腰皓齒患不如神而  
欲却老雲游何益昭王乃徹色減膳居乎正寢賜甘肅羽衣一襲表  
其墟爲明真里也

唐類函

卯上二風

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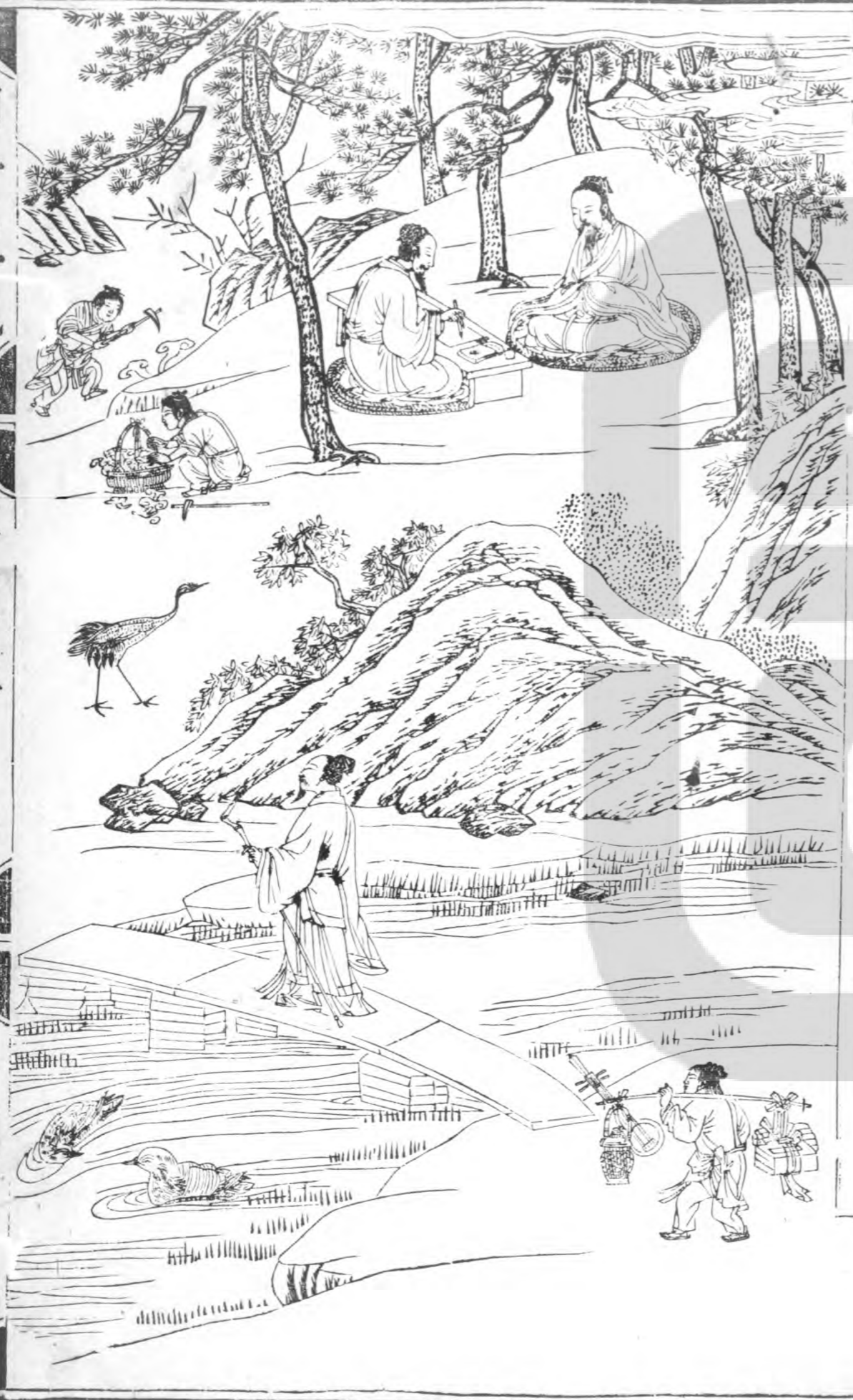
十一

### 畏謹嗜慾

夫世人之壽悉可百歲而以喜怒哀樂汨沒心源愛嗜  
 慾戕伐性根顛倒方寸難全天和欲其不害其可得乎是  
 以善養生者養內不善養生者養外養外者實外以克快  
 悅澤貪慾恣情為務殊不知外實則內虛也善養內者實  
 內使臟腑安和三焦各守其位飲食常適其宜若能兢兢  
 畏謹疾病何緣而起壽考焉得不長賢者造形而悟愚者  
 臨病不知誠可畏也古人養生歌云藥治三分病症須當  
 自固七分先除氣惱與勞神飲食調和隨順寡慾自然康  
 健省心必不虧形若能依此養天真永保百平平定

壽養叢書

春秋時扁鵲云食能排邪而安臟腑神能...以資血氣攝生者氣正則  
 味順味順則神氣清神氣清則合真之靈全靈全則五邪百病不能干也  
 故曰水濁魚瘦氣昏人病 雲笈七籤



四十一

繕性延命

夫稟氣含靈惟人爲貴人所貴者蓋貴於生生者神之本  
 形者神之具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斃若能遊心虛靜息  
 慮無爲候元氣於子後時導引於閒室攝養無虧兼餌良  
 藥則百年者壽是常分也如恣意以耽聲色役智而圖富  
 貴得喪縈於懷抱躁競未能自遣不拘禮度飲食無節如  
 斯之流寧免夭傷之患也夫萬病橫生多由飲食之患飲  
 食之患過於聲色聲色可絕之踰年飲食不可廢於一日  
 爲益旣廣爲患亦深且滋味百品或氣勢相伐觸其禁忌  
 更成沉毒緩者積年而成病急者災患而卒至也

雲笈  
七籤

宋玉華子云飲食之於人性命所關豈能之其要  
 在淡滋味去肥濃斷炙博戒殺遠葷然後節食以飲  
 俾臟腑清通沖氣爲和流通不滯自覺饑飽有常則  
 神明能居而升降不礙 五百家名書



印子二二八 卷之三 四二一

智行方圓

唐孫思邈當時名醫有導養之術新都尉盧照鄰因染疾嘗問愈疾之道思邈曰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灸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照鄰云人事如何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照鄰云何謂也思邈曰心為五臟之君以恭順為主故心欲小膽為五臟之將以果決為務故膽欲大智者動象天故欲圓仁者靜象地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仁之方也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照鄰問養性之道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濟於厄者未之有也

太平廣記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未言配命自求多福此周公戒成王言欲念文王之德在於自脩其德常自省察所行無不合於天理則盛大之福自我致之有不外求而得矣 詩經



以理制欲

太祖高皇帝御華蓋殿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於男女宮室飲食服御而已凡求私便於已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於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而多欲必至滅身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守之一也

皇明寶訓

宋真西山云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則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

性理鈞要



居敬脩持

夫平居當以敬自持令心慮寧靜至於讀書則平心定氣  
 端莊嚴肅須以吾心默觀聖賢之語常使聖賢之意自入  
 於吾心如以鏡照物妍醜自見鏡何心哉今人所以不善  
 讀書非是聖賢之意難明迺是吾心紛擾反以汨亂聖賢  
 之意讀書只是沉靜精密則自然見得分明方能有進學  
 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  
 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聖賢教  
 人爲學莫非講明義理以脩身推以及人非徒欲記覽詞  
 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反是矣 性理大全

唐岑文本或勸營產業者文本嘆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  
 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  
 車尚何置產業邪故口未嘗言家事 白孔六帖



無溺富貴

宋胡文定云人須是一切世味澹泊方好不要有富貴相  
 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為也  
 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妄念常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常愛  
 諸葛孔明之為人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  
 昭烈帝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  
 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  
 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  
 產業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  
 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問奇類林

宋張君房輯云身居富貴學備經史言則慈儉行乃貪殘辯足以飾非勢足以威物得則名已過必尤人此病最深雖學無益欣迷幻境之中心神被染蒙蔽漸淡道德遠隔業根淡矣 雲笈七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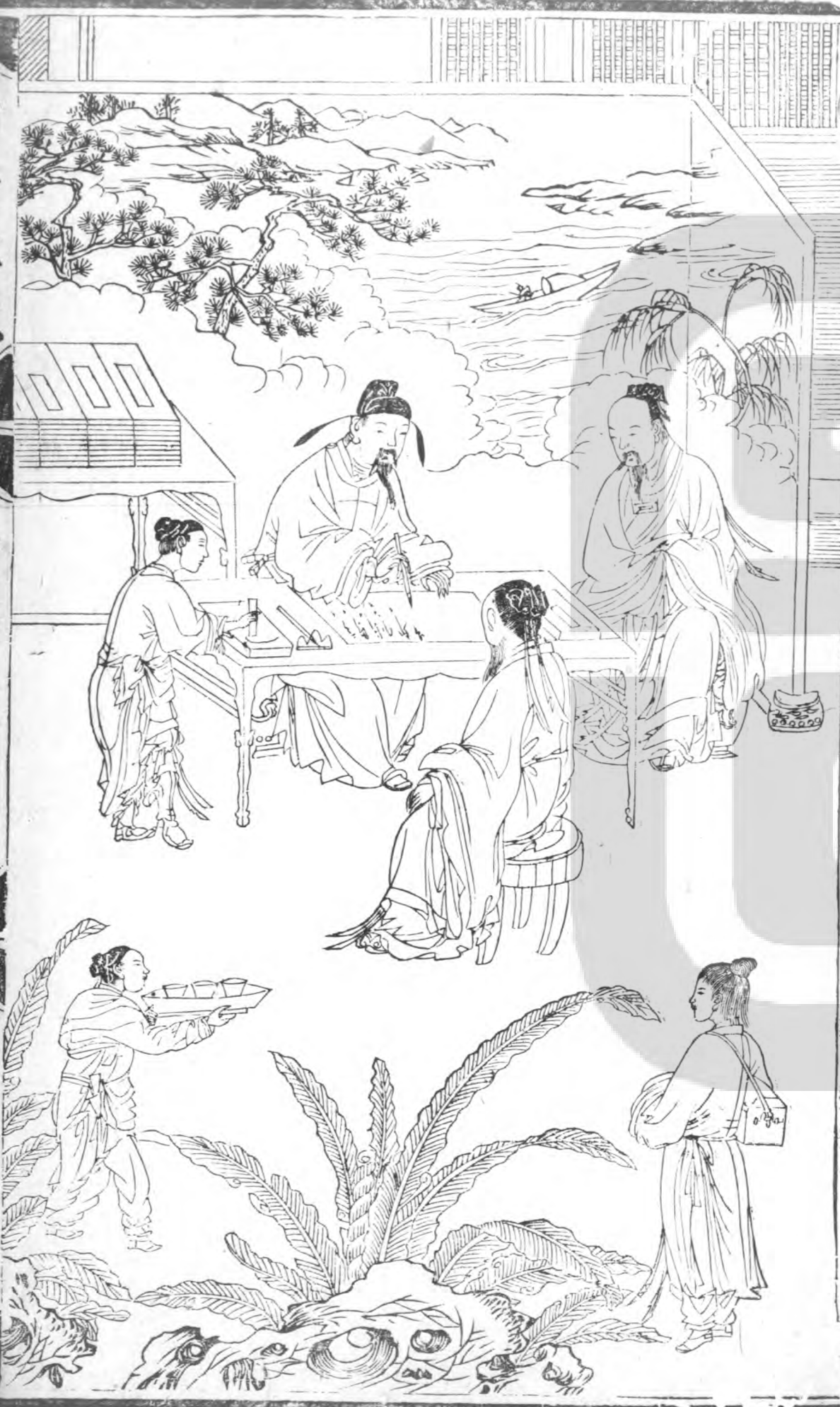


沉輪慾海

夫人惡生死之苦而愛生死之業重道德之名輕道德之行喜色味為得志鄙恬素為窮辱竭難得之貨市來生之福縱易染之情惑今生之道自云智巧如夢如迷生來死去循環萬劫審惟倒置何甚如之是以身適美厚錦綉羅縠意迷邪見顛倒妄相至於窮年而不知五味濁口五臭薰心是非寵辱亂擾靈源終身疲役區區業網而不知歸造惡作非受報無休天命喪已於物憂苦身心便遭穢途常沉慾海永失真道良可悲哉偈云塵海茫茫萬古淡是非波浪至於今其中名利為香餌釣盡人間不了心

玄宗內典

明胡文煥述東沙子云腹不飽詩書謂之饑目不接聖賢謂之瞽耳不聞善言謂之聾身不遠聲色謂之癡行不脫凡俗謂之癩世人多有此五病而不能治則終身為此病所害而不知惜哉 諸子續要



仕途瘴戾

宋梅公知昭州嘗著瘴說曰仕有六瘴急摧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淡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晨昏酣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也盛揀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疾疾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今之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之土瘴不亦謬乎大凡嗜異味者必得異病挾怪性者必得怪症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奇態者必得奇窮故君子作事必慎厥初無貽後悔

自警言編

宋李昉病愈謁韓魏公公曰子病中曾得移心法否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郭伯康遇神人授一保生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郭用其言康強百歲 問奇類林



却病十灋

靜坐觀空照見一切生死利害得失皆妄非真如泡影消  
 亡一也煩惱見前不能排遣便尋暢快事借境調心二也  
 常將不如我者巧自寬解三也造物勞我以生遇病稍間  
 反生慶幸四也宿業現逢歡喜領受五也家庭和順無交  
 調之言六也日與竹石魚鳥相親而妄念不生七也慎風  
 寒節嗜慾行住坐臥惟期自適無以自強八也覓高朋講  
 出世之譚九也母以病苦死生為患常令胸次灑落十也  
 余抱病年餘艱險備嘗偶一友持却病十灋示予讀之躍  
 然覺悟故知非淡於病者必不知病中滋味耳

白醉璣言

宋韓魏公每戒其子云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  
 守慎而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有與黃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為  
 知已今忝三公所以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公之自  
 守如此 自警編



窮達義命

夫世俗以窮達進退皆本夫命進則安分以行其志退則安居以脩其所未能則是進退有為近世士大夫惟徃於進退則惛然無所猷為甚而茹愧懷慚感縮不敢一出戶庭夫軒冕古人以為儻來之物也其有無何所損益不思良貴在我君子以義處命而不以命害義益富貴利達在天而不可求道業學術在我而不可不求也其所以從仕者宜假此以行其道也道不行而富貴利達者古人以為恥嗚呼非誠有致君澤民之心者其孰能與於此今仕途往往託命以自誣宜乎接武禍機而卒不悟悲夫

宦途  
金鏡



漢光武帝即位嚴光隱身帝思其賢令物色訪之乃備安車玄纁三聘而至帝與論道舊故因夜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云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屈釣於富春山

通鑿

不屈高賢

漢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樊英詔該郡縣駕載上道英不  
 得已到京師稱疾不官赴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  
 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貧君君何慢朕  
 英云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陛下焉能生臣死得其  
 命亦天也陛下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朝猶不  
 肯陛下焉能貴臣臣雖在布衣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  
 易萬乘之尊陛下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萬鍾不受也陛  
 下焉能富臣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焉能貧臣帝不  
 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日置羊酒

太平御覽

堯舜時伯成子高知諸侯至禹之高辭歸而耕禹往見之就下位而問  
 昔堯舜治世子猶存焉吾在位子辭而耕何也對云堯舜治天下擇賢  
 而與至公無欲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君賞罰多私百姓貪爭  
 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是以處野耕而不顧

天中記



沕穆淳風

帝堯時善卷者古之賢人也堯聞其得道乃北面師之及堯受終之後虞舜又以天下讓之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天下之亂從此始矣吾雖為之其何益乎予立於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去入溪山莫知其處

遵生八牋

唐子孟郊云種樹以擇地惡土便沒根結交若夫人中道生謫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瞞冬冰堅終有潛浪翻惟當金石交可與賢士論 事文類聚



友德相規

夫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敘有典豈  
 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  
 道化爲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  
 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子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  
 習疎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謬而不可勝救矣然  
 則朋友者列於人倫又所以明紀綱者也求友之道有三  
 一德行二學問三才術若三者不能備不敢與也朋友學  
 問相資是非相宜患難相濟有師生輔翊之恩兄弟通財  
 之義豈敢輕求而苟合也因不失其親斯可矣

性理夕

孟軻母仇氏軻幼時問東鄰殺猪欲何爲母戲曰  
 欲啖汝旣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  
 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後軻得爲聖門  
 大賢母教之功居多也 問奇類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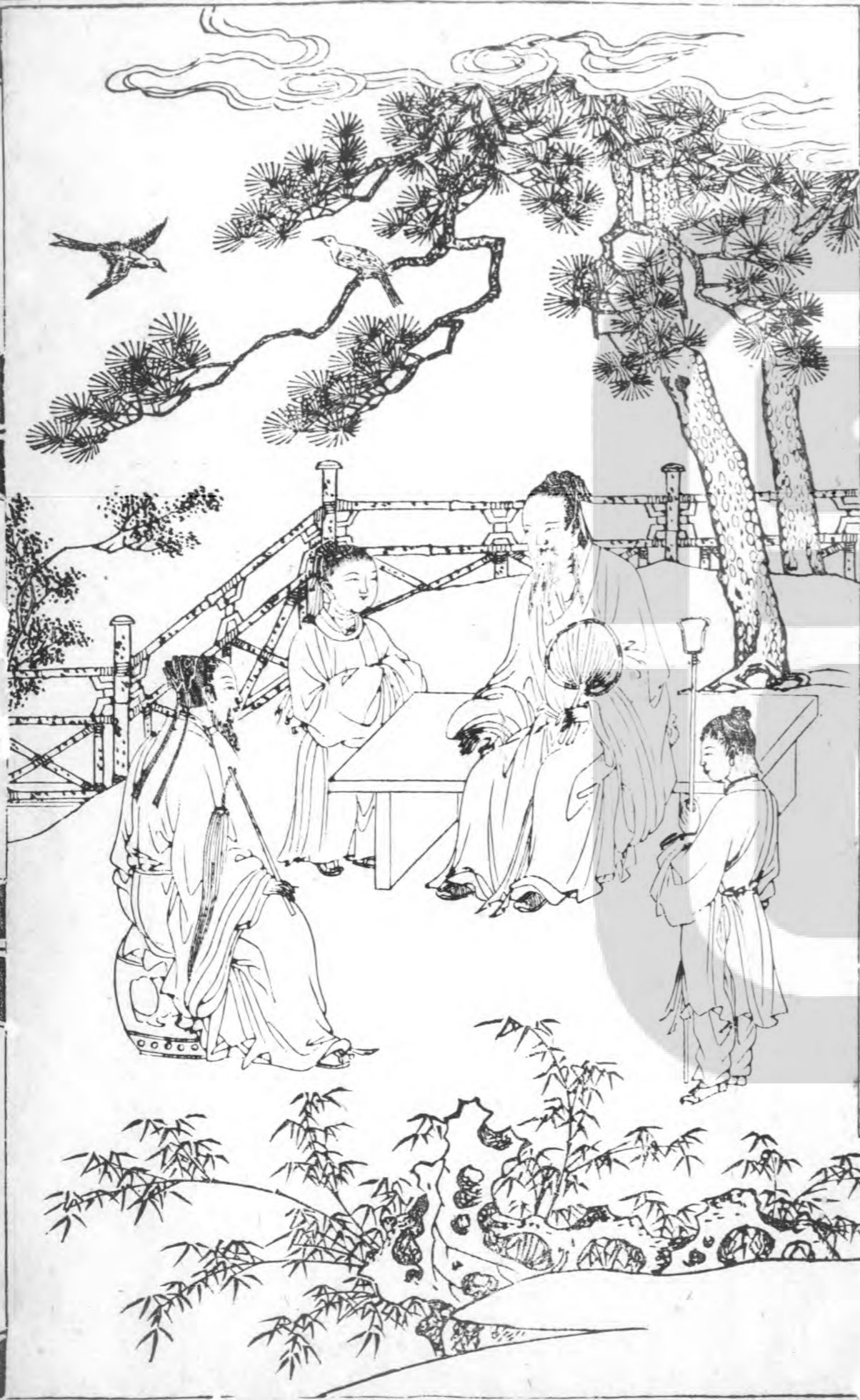


蒙養貴豫

易云蒙以養正聖功也人之幼時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習當薰聒使盈耳克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說惑之不能入也若蒙養不端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昔曾子之妻將適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汝還顧反爲汝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爲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可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聽父母之教者也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曾子拔弓射矢遂烹彘焉

問奇類林

周時鬼谷子云八生五樂如讀書如教子養子如芝蘭既學以培植之又積德以滋潤之五百蒙名書





### 愛子嚴訓

唐宋三公勸學云養子不教父之過訓導不嚴師之情父  
 教師嚴兩無外學問不成子之罪煖衣飽食居人倫視我  
 笑談如土塊攀高不及下品流稍遇賢才無與對勉後生  
 力求誨投明師莫自昧一朝雲路果然登姓名亞等呼先  
 輩室中若未結親姻自有佳人求匹配勉旃汝等各早脩  
 莫待老來徒自悔有田不耕倉廩虛有書不教子孫愚倉  
 廩虛兮歲月乏子孫愚兮禮義疎若惟不耕與不教是乃  
 父兄之過歟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  
 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

古文 大全

明王文成公功成封爵之  
 固啓門視之見龕中上一  
 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見  
 信禪門不壞身文成悵然久之曰吾之前身也遂建塔  
 葬焉古言聰慧之士多自殷若中脩來信矣耳談



五十年前王守  
 仁開門原見閉

門人精靈剝後  
 還歸復如信禪  
 門不壞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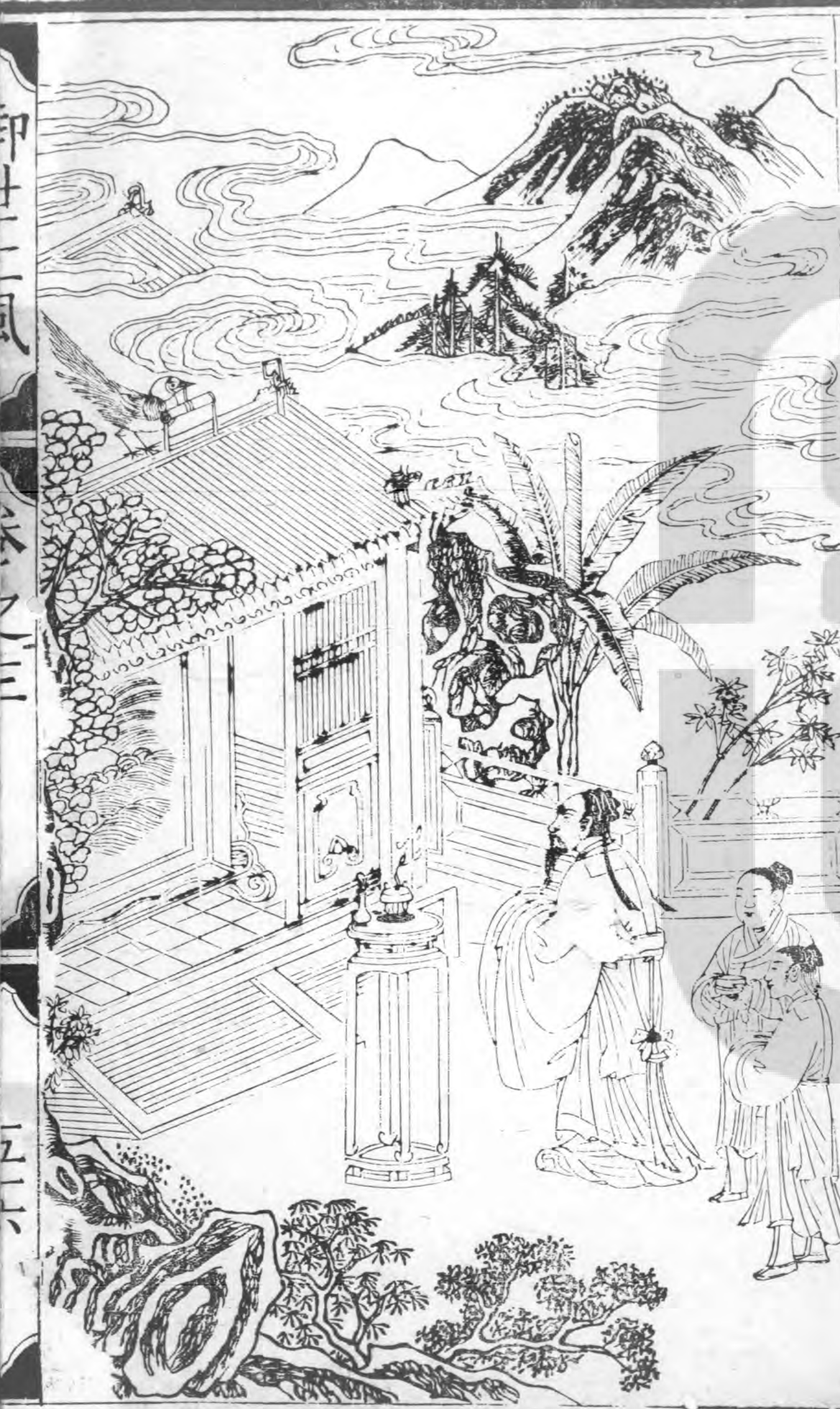


福慧雙脩

夫人能脩大道證仙則仙證佛則佛度世而超三界乃免輪迴其在衆生善惡福業各爲因果作者爲因受者爲果脩慧則得人中賢聖脩福則得人中富貴慧多福少則聰明而貧賤福多慧少則富貴而頑愚福慧雙脩則明君賢臣福慧雙絕則傭保負販人業太重則化異類畜業報盡則復還爲人此其大較也是故福慧二嚴如鳥二翼不偏脩福輕則恒罹障緣慧淺則多行錯路福慧雙脩出離生死捷要之道也世人以公濟私誣因昧果所謂天堂未就地獄先成是知修福不如避罪學老不可不明辨也

鴻苞發

周文王生有赤鳥啣書於庭敬勝台者吉息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不任不敬則不正枉考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史記



御世仁風

卷之三

五十五

瑞應仁脩

春秋時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  
 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  
 居有赤雀啣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曰此  
 乃靈寶之方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  
 也乃今赤雀啣之殆天授也此上天警戒於吳而夫子發  
 明之耶愚按大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菲飲食而致孝  
 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儉已裕民所以脩成治世  
 之聖故紫文金簡之書適見於力役煩興之際而吳王遇  
 此比隆瑞兆不能法泰伯之仁脩大禹之德也惜哉  
抱朴子

孔子與敬叔至周問禮於老聃及去周老子送之口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闊遠而  
 戶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  
 家語



御世仁風  
 卷之三  
 五十一

逞臆叢愆

夫人之德其猶虛器歟器虛則物注滿則止焉故君子常  
 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  
 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夫才敏過人未足貴也博辯過人  
 未足貴也勇決過人未足貴也君子所貴者遷善懼其不  
 及改惡恐其有餘夫惡猶疾也攻之則益悛不攻則日甚  
 故君子相求也非特興善也將以攻惡也惡不廢則善不  
 興也若怙性險愎囂凌詬誶以致辜罪昭著腥德發聞曾  
 不悔悟於是刑焉戮焉辱焉禍焉不能免猶曰未達我道  
 故也是已之非遂初之謬至於身危家敗可痛矣夫

諸子評苑

周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鄉大夫掌其鄉之政教受法於司徒各以教其所治致  
 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大比獻其賢能書之於王王再受之登於天府選士之秀  
 者升之學曰俊士仁之於鄉升之於學故曰造士 事文類聚



### 重師淑士

曾子如陳王子謂之曰嗟乎師道之廢也秩之弗崇易以陵勢之弗張易以抗上陵下抗故居者易焉夫士國之材也師教之有司舉之天子官之師者材之源也易以居焉何以教教之失何以舉舉之匪人何以官官之無良何以治故治罔治由官否也官無良由舉冒也舉匪人由教弛也故師莫重焉易焉以居昧其職也予聞師道有五十一曰正習二曰勤業三曰介守四曰崇恬五曰篤善行此五者可以淑士矣士淑舉用以臧舉臧官用以良官良治用以昌故師也莫重焉其何以易茲行也惟子之振之適子

孟子云人之為道也飽食煖衣於禽獸聖人憂之教以人倫又禽獸者幾希君子存之庶民去之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矣於

四書



善惡薰蕕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  
 中品之人教而後善  
 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此謂之吉人不善也者凶之謂也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此謂之凶人傳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凶人乎

事文類聚

梁武帝郗后歿數月變一大蛇向帝寢處帝驚問之蛇云我郗氏也生前嫉妬害人謫爲大蟒祈一功德塚塚者悲泣明日告誌公撰悔文十卷蠶禮復化爲人云符生切利夫致謝而去 天中記



斗尺欺人

唐秦萬廬州巢縣人開米麵綵帛之肆用長尺大斗買短尺小斗賣雖良友勸不能以身死冥司考責罰為大蛇無目在山林中被諸蟲日夜嗜食痛苦無休託夢與子汝明日南山林間看我與少水喫廣造功德子夢覺待旦至南林果見大蛇無目衆蟲嗜食鱗甲血流異常腥穢一家見之號泣以水飲之舉身若有所告其子廣求於道士霍太清修黃籙大齋三日懺悔是夜其妻夢萬云天符釋放前罪自此子孫不得輕秤小斗短尺欺人可捨三千貫大修道門功德以救貧病齋畢往林中不復見大蛇矣

雲笈七籤

衆欲攻之

危乎殆哉



此處是人心發動之端衆欲之門欲從此入

明徐曠明心學為北畿柱史抵順邑宰都温率諸生迎於郊問何為太極測遂駐節昌平發千古之秘補周子未備之傳講明古太極測四十象於世 古太極測

眾欲豐孽

且夫一心之微攻之者眾不在此則在彼不游心於詩書禮義則放情於宴安逸樂固其所也惟學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然養心莫先於寡欲寡欲貴於慎初貧欲小富小富欲巨富巨富欲貴呼羣而來如母鷄呼鷄鷄已從而母呼不絕也雖非母所生者昂首觀望不鮮矣語云克已復禮克者敵也復者恢復也向為寇所侵而自我恢復之也眾欲如羣寇橫行豐孽時作此時須大將精明威武奮揚斯寇自竄伏宵奔久之海宇擴清矣蓋理欲本交戰邪正每相形真萬世聖賢養心要道也

性理

唐蘇明將仙去告母云後二年州人大疫廼植橘鑿井食橘一葉飲水一盞當自愈有白鶴數十降於門送得仙而去後果疫母疾瘳橘泉而得生後化鶴來止郡城樓云我是蘇仙人民彈我何為 貞眉故事





井泉療目

唐張士平為壽州刺史夫妻俱患目疾年久祈禱精誠有書生攻醫術來謁士平曰久病願相救書生曰此疾不假藥餌開一井自愈如其言選勝地穿井得新水洗目即時豁然夫婦感謝厚禮生曰吾太白星官也似此精心上感使我受術祛疾非為金帛也留此灑於世以子午年五月戊酉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年六月戌亥十二月辰巳寅申年七月亥子正月巳午卯酉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巳亥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福地浚井必有良效士平再拜受之升天而去

太平御覽



犬獬豸忠直觸不直咋不正鴻雁金冠狐山澤無毒尋邪逐害者也今御史服獬豸給舍服鴻鵠義有取矣獨窮奇食忠信之人煦奸邪天性大與豸鵠相戾使惡直醜正黨奸庇邪服豸鵠有何益哉

漫錄評正

狄識忠奸

宋徽宗初政任伯雨首擊章惇曰惇乘先帝變故倉卒輒持異意睥睨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若貸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章惇卽放箸而起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而惇竟得追其誅徽宗於是乎有愧於遼主矣夫岳武穆讐金甚矣金人相戒必稱岳爺其死也金使劉禔來問岳飛何罪館伴云意欲謀叛爲部將所抵誅禔笑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飛也今殺之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擒也於乎宋欲免夷狄之輕侮難矣哉

綱目

帝堯時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五色而難行不踐地名曰青鸞其聲似鐘磬笙竽世語云青鸞鳴時太平盛明之世翔鳴藪澤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棲於山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

道史



脩德致祥

唐高宗時突厥未叛也有鳴鵠羣飛入塞邊人相驚曰此鳥南飛突厥犯塞之候也裴行儉問於右史苗神曰鳥獸之祥乃應人事何也對曰人雖最靈而稟性含氣同於萬類故吉凶兆於彼禍福應於此聖王受命龍鳳為嘉瑞者和氣同也故漢高祖斬蛇而驗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已之將死夷羊在牧殷紂以滅鸚鵡來巢魯昭出奔鼠舞端門燕刺誅死大鳥飛集昌邑以敗是故君子處恭寅畏動必異義知神明之照臨懼患難之及已也雉昇鼎耳殷宗側身脩德鵬止坐隅賈生作賦以無患德勝祥也

太平御覽

宋劉海蟾遊岱宗夜見殿內三尊君端坐獄卒執二囚李斯趙高至笏跪扶蘇蒙恬訴二賊生前罪惡真若斤吏榜掠骨肉皆碎呼蘇恬於某官處為子長受其陰二賊生汝家為馬乘二十年仍屠而食之二子泣訴囚鬼為畜類五十餘次支解烹割極矣豈有傷一世命千載償不足乎真君曰爾罪雖百劫不宥一卒執馬皮披斯高之身頃變為馬矣 釋家粹編



業報償還

夫大臣官典不行正道治國不以正法撫民一向刻剝蒼  
 生欺凌窮困枉法屈人大棒杖打貪財無饜曲意陷命此  
 人死在冥司地獄刀鋸煎煮受苦萬狀無量劫滿罰作驢  
 馬之報含水食草銜鐵負鞍乘載人行還償夙債復應重  
 罰作天上業龍春夏常在四天下行雨不得休息每被大  
 厲鬼專工驅使用大鐵棒箠打鱗甲中鮮血迸流烈日暴  
 炙口中烟出日夜不歇尋游四天下亦勤行雨普潤天下  
 萬物滋養萬民償他夙債酬他冤業毫髮不貸詩云善惡  
 由心造幾希獸與禽孽棒償冤債輪迴受罪深

冥司語  
 錄



唐長安豪民楊崇義妻劉氏與鄰人李弁私通謀害  
 之埋於枯井其妻陳詞於府官吏追捕不得縣官請  
 崇義家檢校其架上鸚鵡忽云殺主者劉氏李弁也  
 遂俱服罪府尹奏聞明皇封為綠衣使者

天中記

### 仁獸搏虎

國朝太祖時天長縣民戴姓者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其犬或前或後縱橫行之俄而入草莽間久之不出戴氏之妻牽牛往尋之去未百步乃見虎食其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其妻被虎所搏搏而未傷所牽之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二物相加不逾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夫牛本拖犁耜墾田種穀而已未聞他能如野之猛者無如虎豹今戴氏之牛威猛如獅志意同忠豈非仁獸者耶於戲獸之報主也捨身捍患人之於世反不如獸者何哉地方奏聞帝賜牛仁獸而自終

御製文集

三官經云使心用心反累已身心根結成罪根難減貪財利已天雷霆瘟氣流傳經害身體冤愆相併併及子孫五門家各書



恃能重愆

梓童帝君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未嘗虐民酷吏今人衣冠紛紛日讀其書恃其文章而行已法度孝行陰功畧不加意或兄弟分爭或宗族相毀或夫妻反目或父子憎嫌或倚富勢而欺凌小民或恃才能而欺侮前輩或口念佛而薄於父母或貌敬天地而中萌欺詐教人公訟而破人家產或巧妄言語而助人之過或破人婚姻或誹謗同類或播人是非或埋藏陰毒此等罪犯難可解雪如陷迷途不覺不知流浪苦海生而害身滅家死後萬劫受罪作禽獸身永無出期深爲可悲倘若回心庶幾免咎

感應靈篇

夫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獸禽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故父子聚麀禮記



性命當求

夫吾人要為天地間第一等人當做天地間第一等事第一等事者何性命是也若不知學問不幹辦性命上事雖處衣冠之列即是襟裾之牛馬綺語巧言心口不相應即是能言之鸚鵡夷狄性氣凶暴無有信義吾人若使氣縱性不以信義自閑與夷狄何異士與四民殊者以其尚義而遠利也農食以力工食以藝不肯空食士人安於素餐或孳孳於刀錐較量盈縮將農工不如與商賈何異若是而齒衣冠處盛世亦幸生耳凡功名富貴不可倖致世人不能忘情於固有之性命多舍之而不求亦惑矣

聖學  
啟關

梁武帝勸錄書曰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澀畫促則字橫畫疎則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鈍此並任之自然之理也 太平御覽



中不為也  
已事月也  
新為也  
其為也  
其為也

書灑精研

夫執筆之灑實指空拳運筆之灑意在筆先八灑立勢未  
 字精研仰覆向背開闔折旋垂縮畱放肥瘦方圓畫分隸  
 篆鋒別正偏藏風聚氣結構縮率習與俱化心自悠然苟  
 非知者不可以傳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  
 附用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  
 何有焉字不欲疎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長令  
 大大感令小疎肥令密密瘦令疎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捷  
 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堅令平峻不使傾欹捷則  
 須定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書玄之理玩於斯

四體指南

唐楊炯每見朝官目為麒麟植言如弄假麒麟刻畫頭角脩飾皮毛  
 覆之驢上巡塲而走及鹿皮褐還是驢馬無德而衣朱紫與此麒麟  
 何異 事文類聚





司牧箴規

咨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則人殘小惡無為涓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禍既有胎德豈無種人不自知從諫勿拂愆不可縱貨不可黷黷貨生災縱慾禍速勿輕小人蜂蠆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柔者恥剛強有時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願在深思不怒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無為惡行無逆善名保此中道無成不成過客箴士冀申同聲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劍之利如鏡之明如菡之直如稱之平

聚 事文類

晉昭公十九年龍閉於鄭門之外洧淵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命以交二國鄭卒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 集異志



災變示警

夫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儆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天有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勉強而已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是皆可使還至而立有効者也災變之來不在天不在人不在敵國外患而在人主之一心宮庭之間青稜生焉椎席之上蝗彗森焉以之用人吾見鴟鴞翔而鳳凰伏矣以之聽諫吾見黃鍾毀而瓦缶鳴矣

大學衍義補

